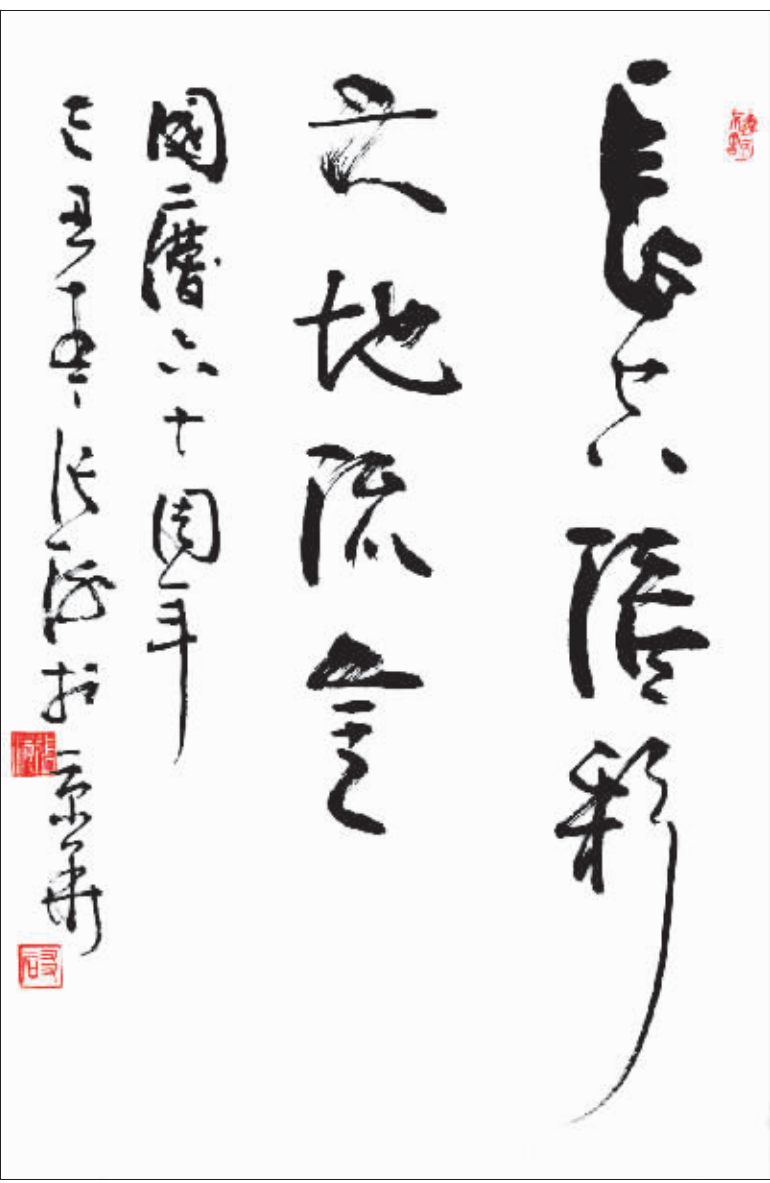




▲荷梦(中国画)

国家画院副院长 田黎明

▲长空溢彩,大地流金(行书)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张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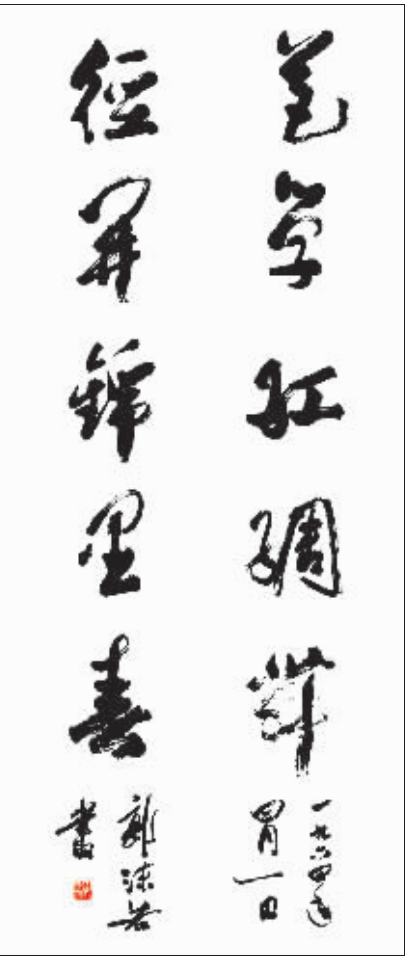
▼苍松飞瀑图(中国画)

梁世雄

铸造新中国书法史碑

——读《共和国书法大系》

兰 林



▲花学红绸舞，径开锦里春。（行草）郭沫若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历史悠久,自成体系,进入新中国后,是否有发展又是怎样发展的?与前人相比有哪些特点和成就?在发展中又存在哪些问题?是摆在关心书法、关心民族文化建设的人们面前的课题。新中国 60 年的书法之路、书法现象确实需要梳理和总结。我们欣喜地看到,近日出版的由李一、陈政、人平主编的《共和国书法大系》回答了以上问题。通览全书,新中国书法 60 年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新中国书法 60 年的特点和成就跃然纸上。

《共和国书法大系》分《书史卷》、《书家卷》(上下)、《篆刻卷》、《书学卷》(上下)四个组成部分六大卷,180 万字,1000 幅图片,对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书法总体发展脉络、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教育与传播、篆刻发展状况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力求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 60 年书法篆刻的发展演变过程。各卷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文字与图片相互印证,形象地记录和总结了新中国的书法面貌。

《共和书法大系》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编撰的。各卷都力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对本卷的研究对象进行学术探讨。其中的《书史卷》自成专著,对新中国书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发展脉络和走向、时代特色和历史成就进行了阐述。尤其对前后两个 30 年,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0 年和改革开放的 30 年书法各自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分析和总结。既注意到新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对书法的影响,又能从书法本体入手,着眼于书法艺术规律的揭示。

新中国书法,创作流派纷呈,风格多样,在中国书法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60 年像新中国书法这样风格流派意识如此强烈,书法创作面貌如此丰富多样。《共和国书法大系》的编撰,对各家各派,无论是传统派书法还是“现代派”书法,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学院派”,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都从其产生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思潮方面去分析其得失。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书法家的书法艺术进行了认真评述,而且对改革开放时期涌现出的中青年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也作了分析和研究。

《共和国书法大系》收有 600 位书法家的代表作,300 位篆刻家的代表作,附有书法家、篆刻家小传和书法篆刻大事记、大事年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论文作者小传、书法著述书目和论文索引。对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来说,它是了解当代书法的宝库,由此进去,可以尽情欣赏其中的瑰宝,而对书法研究者而言,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史料。这套书很可能看起来还不尽完美,但很忠实,比如选的论文,有些论文写得很早,是当初发表的,后来作者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订,但现在仍按原文原汁原味收入,因为原文在当时起了作用产生了影响,可以从中窥探新中国书法思想的发展轨迹。

修史难,修当代史更难,因为面对正在发展着的纷繁的书法现象进行评述既需要必备的史学功底,更需要胆量和学识。《共和国书法大系》课题组着眼于当代书法的发展,研究评述了古老的书法艺术进入当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充分肯定了书法在中华文脉传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从书法这一侧面反映了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虽然这一套书个别地方还不太完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庆祝新中国 60 华诞时及时出版,可谓是书法界向祖国汇报的一份厚礼。

何骏,字子逸,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何骏曾师从马公愚,书法作品端庄中有潇洒,飘逸中含刚健,古朴中显俊雅,灵动中见淡定,既承前人,又多己出。右图为其隶书作品《杜甫诗·望岳》。



贵本尚质 尽兴释怀

——许向群印象

鲁 东

许向群绘画创作的活跃状态始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这也恰好是新时期美术从最为张扬的阶段进入冷静思考时期,因此,他的作品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了显著特点。这期间他创作的众多作品入选一系列全国美展、全军美展及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展览,并频频在一些报刊上发表。

读硕士研究生课程时,他主攻中国画。毕业后的创作中又有多种探索,擅长写意,涉猎工笔。其作品,大处劲拔从容,细处谨于毫发,轻墨落素,重墨出神。由于

有较强的写实功力,因此具备准确的造型能力,有利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从他创作的领袖形象中得见一斑。另在《孤岛斗士》等作品中,也塑造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所创作的邹韬奋、茅盾,着重刻画人物的儒雅文气,虽然文化斗士不是亮剑将军,但他们不乏气节风骨,向群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如何把这种气质还原给我们看,正是当代艺术家深入思考的命题,向群的这类作品就会给人以启示。作为新一代的艺术家,许向群是以宽博的知识结构确定自己的认知,“崇高”不再是口号,而要贵本尚质,以可信的人物身份与真实的精神境界打动我们。

近年来,许向群也

在创作小品画,展示其创作的另一种取向。小品大致在宋之前后已经出现,是一种清和、雅逸、文质很强的艺术样式,受到后代艺术家们的喜爱和运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画界曾出现了两股创新形态,一种是变形风,一种是小品画。前者是在艺术语言上的发展,至今不衰,演变为现代水墨的基础。后者是在艺术样式上多元发展,逐渐成为画家寻找新的艺术语言、探索构图、提炼题材、练习笔墨的途径,逐渐成为大创作的一种有利补充。现代艺术市场出现后,小品画又很快被市场所接受,逐渐成为艺术家再生产的有利工具。

许向群的小品画,情感上尽兴释怀,得其真率;题材上具恬然之风,优雅清丽,主题轻松;笔墨上则简放流畅,豪快恣肆,尝试笔墨情趣;幅面上随意拾取,或斗方扇面或册页手卷,不受规制。由此可见,小品画同样使许向群的艺术创造能量得以发挥。

许向群属于思考型画家,重视个性特征的语汇,挖掘和拓展作品的内力和张力,在传统笔墨向现代笔墨转换的实践中不断锻造自己的风格,建构一种壮美大度的艺术境界。



▼笛声(中国画)

许向群

历时四年之余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新中国六十华诞前夕展现在世人面前。

许多创作者在谈及创作心得,除了遇到的困难,提及最多的便是艺术水平上的自我超越之感。这困难和超越之感来源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本身的高要求,更来自于美术界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长期的疏离。于是,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视,不禁让人心生期盼:面对当今画坛“繁花似锦”却“缺少精品”、“缺乏力作”的状态、面对一些艺术家在个性图式方面的沉迷,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继承与反思,或许能对于中国美术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中国当代美术如何能够整体呈现融汇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正大气象?传统艺术的滋养不可或缺。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画外功夫,才能完成对历史事件精神性的把握和对主题的深化。然而,上世纪末以来,高校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绝大多数偏重于造型、形式等画内功夫,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少之又少。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更是民族艺术之根。历史的发展中,虽然传统文化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但是,因秉持中国艺术精神而独立于世的中国美术,在时代的变革之中,还须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传统,才能在文化的滋养中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美术家也惟有在传统文

化包括艺术传统的滋养下,才能拥有艺术之魂魄。厚积薄发方能充实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内涵。

对现实的思考不可或缺。重大历史题材真正体现的应该是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内涵,单靠搬用、叠加历史图片,必失之于肤浅。当代艺术主要的优长是对于当下文化境遇的思考。中国当代美术应该更多地关注时代进程中的社会、生活和人自身,以多元化视角解读过去、现在和将来。只有更具现实意义的思考,只有以艺术的方式揭示社会变迁与文明发展中的得与失、喜与忧等深层次问题,美术创作的思想表达才能突破小我,才能更多地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才能为中国美术增添更多的时代内容。

真实的情感不可或缺。创作重大历史题材需要浓郁的情感和自觉的人文关怀,才能深刻了解历史,促成内心创作激情的迸发。现如今,许多美术家的整个创作过程都产生于画室之中,创作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摄影图片、电脑合成等外在因素。许多所谓“创作”其实是一张画稿的反复“变奏”。真切的情感从何而来?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客观物象到艺术意象再到艺术形象

的创作过程,需要创作者全身心的投入。今天的美术家,学习、创作的条件和环境非前人所能比。然而,市场的左右,却使当代艺术价值的标准变得模糊,美术创作浮躁之风不止,一些美术家在创作上的殚精竭虑更多地体现在怎样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怎样占山为王,以拥有更嘹亮的“学术定位”和更多的市场回报。当美术家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在忙碌着应酬、赶场,大而无边、空泛潦草之风渐长,全身心地投入成为了美术家的一种奢望。长此以往,中国当代美术将犹如抽离了梁柱的屋宇,坍塌只是迟早的问题。

毋庸置疑,无论时空如何变幻,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的独创性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鼓励。但是,艺术家同样不能忘记时代的担当。中华文化延绵不断,纵贯古今。中国当代美术理应拥有呈现正大气象的总体框架。小家子气、个人行为、以退为攻,包括小团体、地方格局等等,都不足以组成国家美术的大结构。毕竟,小石垒不成大山。

愿中国当代美术不再是随波逐流的小舟,愿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不再是令美术家向往却踟蹰的高山,愿中国美术队伍团结奋发昂扬……惟如此,中国当代美术方能展现一个以精神立国的文明古国的大国风范。

徐红梅

术创作的思想表达才能突破小我,才能更多地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才能为中国美术增添更多的时代内容。

真实的情感不可或缺。创作重大历史题材需要浓郁的情感和自觉的人文关怀,才能深刻了解历史,促成内心创作激情的迸发。现如今,许多美术家的整个创作过程都产生于画室之中,创作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摄影图片、电脑合成等外在因素。许多所谓“创作”其实是一张画稿的反复“变奏”。真切的情感从何而来?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客观物象到艺术意象再到艺术形象

的创作过程,需要创作者全身心的投入。今天的美术家,学习、创作的条件和环境非前人所能比。然而,市场的左右,却使当代艺术价值的标准变得模糊,美术创作浮躁之风不止,一些美术家在创作上的殚精竭虑更多地体现在怎样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怎样占山为王,以拥有更嘹亮的“学术定位”和更多的市场回报。当美术家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在忙碌着应酬、赶场,大而无边、空泛潦草之风渐长,全身心地投入成为了美术家的一种奢望。长此以往,中国当代美术将犹如抽离了梁柱的屋宇,坍塌只是迟早的问题。

毋庸置疑,无论时空如何变幻,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的独创性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鼓励。但是,艺术家同样不能忘记时代的担当。中华文化延绵不断,纵贯古今。中国当代美术理应拥有呈现正大气象的总体框架。小家子气、个人行为、以退为攻,包括小团体、地方格局等等,都不足以组成国家美术的大结构。毕竟,小石垒不成大山。

愿中国当代美术不再是随波逐流的小舟,愿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不再是令美术家向往却踟蹰的高山,愿中国美术队伍团结奋发昂扬……惟如此,中国当代美术方能展现一个以精神立国的文明古国的大国风范。

